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9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世柱議員，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敏嘉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永達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S.C., J.P.

李家祥議員，J.P.

李啟明議員，J.P.

李國寶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

吳清輝議員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馬逢國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張永森議員，J.P.

許長青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梁智鴻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J.P.

梁耀忠議員

程介南議員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宜弘議員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劉慧卿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J.P.

譚耀宗議員，J.P.

馮志堅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缺席議員：

何承天議員，J.P.

劉千石議員，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羅致光議員，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先生，J.P.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J.P.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J.P.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衛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J.P.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其志先生，G.B.S., J.P.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J.P.

經濟局局長葉澍堃先生，J.P.

工務局局長鄭漢生先生，J.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J.P.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J.P.

工商局局長蔡瑩璧女士，J.P.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依據《議事規則》第 8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本會發言，並接受質詢。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各位議員，行政長官會向本會發言。我現在先向各位說明一點，我相信各位議員有很多問題想向行政長官提出，請你們除舉手外，亦按下座位面前的“要求發言”按鈕示意，這樣，電腦便會記錄你們的要求。

現在請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今天我希望首先談一談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上星期三，保安局局長匯報了政府統計處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列出根據終審法院裁決有權申請居港權所增加的人數。今天早上，署理政務司司長連同有關政策局的局長，詳細介紹了這些來港人士對本港整體的社會服務和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多年以來，人口問題是香港社會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在處理人口方面，為了社會的長遠發展，我們不可以容許人口增長失控，因為我們要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為香港人創造更多財富。我們要確保香港人有更優良的生活質素和應得的各種服務質素和水平。我們更須注意社會的組成。

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將會是一個以知識為本的社會，我們在確保優質教育之餘，更有需要吸納內地和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來香港，幫助我們，推動我們的經濟及發展。自從今年年初，在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之前，政府有關部門已開始研究一個長遠的人口政策，但這是另外一個課題，將來或可分別處理。至於居留權的問題，從今天我們向立法會提交的調查結果來看，香港顯然很難承受因為終審法院的裁決而帶來的人口壓力。多年以來，透過香港人的努力，我們已經逐步把香港的生活質素提高，我們不可以讓這些成果付諸流水。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我們不可以讓香港走下坡，當然我們關心家庭團聚，關心人道，但是如果允許 167 萬人在 10 年內來港，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我們通過現行每天批准 150 名持單程證人士來港的制度，吸納內地的兒童來港，我們照顧這批孩子是根據籌委會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理解；與此同時，我們亦吸納香港人在內地的配偶，使家庭能夠團聚，這是出於人道。最近，各界一直討論如何解決因終審法院的裁決而帶來的嚴重人口壓力問題。既然事情是在特區政府發生的，如果我們自己能夠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當然最好。我們一定會在這方面努力，但我相信能夠找到解決辦法的可能性不太大，餘下的辦法，則包括由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或由人大常委來對有關條文作出解釋。政府的法律專家現正對這些不同的方案進行研究。雖然特區政府仍未訂出一個最後的決策，但是我可以向香港市民保證，

向各位議員保證，特區政府將會按照《基本法》以及香港的長遠利益，果斷、徹底、盡快地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一向全力支持香港的繁榮安定，我深信有關居港權的問題會獲得解決，而“一國兩制”亦將一如以往般全面得到落實。

除了這個問題外，我也想和大家談一談關於環保的問題，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對環保的問題都很關心。最近，空氣質素惡化，空氣污染引起社會廣泛的不滿和批評。污水和廢物的處理，亦引起了很多評論和關注。我的確覺得，政府在這方面還可以多做很多工作，而這些工作也是有需要做的，我可保證政府有決心做好環保的工作。做好環保工作和確保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目標是政府在 1999 年和今後數年的重點工作。做好環保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在我們整個統籌的考慮之下，如果有些事情可以先做，我們會盡快去做，希望我在今年 10 月份發表施政報告時，會有一個更詳盡的說明。陸恭蕙議員，我為了你剛談到有關環保的問題，你剛好"miss"了。謝謝各位。

主席：行政長官會回答議員的質詢。如有需要，有關議員可在原本的提問獲答覆後提出一項簡單的跟進，但只限於要求行政長官就答覆進一步說明。

第一位提出質詢的議員，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謝謝主席，董先生，我相信稍後很多人會問及環保或關於大陸移民來香港的事，而我則想問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這也是一件國際大事。我們都知道財政司司長現正領導一個商業機構研究小組，探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香港的影響，尤其是對本港經濟期的短、中、長期各方面的影響。我希望董先生向我們談一談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特別是工商界應作出甚麼準備，才能使本港可以藉此機會抓緊契機進一步促進本港的經濟呢？

行政長官：謝謝梁劉柔芬議員。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先談一談另一件事，然後才再談這個問題。最近國家的數位領導人相繼到國外訪問，取得相當成績及成果。事實上，近 50 年以來，國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現在既開放、又進步，國家正努力推動以法治國，以及創導科教興國，我們看到國家的經濟基礎日益堅強起來，市民的生活質素每日提高，在國際上的扮演角色越來越重要。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我時常說國家好，香港更好，在國內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香港實在受惠不少。

事實上，中國現在的經濟已排名全世界第六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然後便到中國，我很相信 10 年後，中國更可能會排名第三或第四位，20 年後便會排名第二、第三位，經濟相當強勁及很有活力。香港人當然會從中受惠，我也認為中國在今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分很高。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份從華盛頓來的報告，說談判一直正在進行，並且進展良好，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的機會很大。在這個情況下，香港更要作好準備，因為香港在國家的發展過程當中，在 78 年之前及之後（因為中國在 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兩段時間扮演了不同角色。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香港扮演的角色又肯定十分不同。我們怎樣全力參與這樣有活力的經濟發展工作，正是對香港人的一項挑戰。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現在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小組，來研究所有的問題，看看我們如何可以在金融、零售、批發、電訊及其他服務行業各方面，全力參與，從中得到最大的優惠。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亦會與商界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絡。但這一點在現在來說當然仍是言之過早，為甚麼呢？因為與世界貿易組織最後的討論結果如何，細則我們還未知道，何況中國現時還要與美國、歐盟、日本及很多其他國家進行討論，我相信待我們掌握更多資料後，我們的工作便可以推動得更快。最重要的是，從政府的立場來說，我們一定會與工商界保持密切聯絡，讓工商界在第一時間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至於政府是否須指導工商界，找些甚麼生意來做呢？我認為是絕對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工商界是很聰明的。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想作少許跟進。董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想作少許跟進。關於工商界應找緊機會的這一點，我相信工商界一定會這樣做，正如你所說，工商界人士應懂得怎樣做。但關於香港人的質素或其他問題，我不知道董先生的看法如何？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現在經營一盤生意，不單止是由領導人或領導層來帶領，而是所有員工應有一種較高層面的心態，有這種思想修為，即是我們的思想層面要高一些。在這一方面，不知道董先生是否同意我們也要在這方面做些預備工作呢？例如現在的資訊科技這樣發達，大家的思想是否應該走入一個所謂世界通的管道裏，不要從單層次的方面來想。現時國內的學生及青少年在工作時是躺在帆布牀上的，他們不在帆布牀上午睡，而是連晚上也睡在工作間。他們這麼投入，我們怎樣與別人競爭呢？香港人將來可能會失去現時的優越地位，我們將如何與世界各地競爭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香港也有香港的優勢。香港的優勢便是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金融中心，很大的融資能力，我們的人才比較善於應變，善於創新，這些都

是我們的優勢，但我們亦的確有缺點。隨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所產生的變化，以及現時在世界日益開放的情形之下，經過這次金融風暴後，我本身很有信心香港人正在改變，正在改善我們的缺點。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我們可以很成功地克服這些困難。當然作為政府，我們會盡量帶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何俊仁議員：謝謝主席。董先生，我相信香港市民都很支持在香港興建一個數碼港，但是政府在今次沒有沿用以往公平公開競投的方法，而把這個數碼港和附帶的龐大地產發展項目私下判了給盈科。這個項目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收益，從最近盈科剛剛注資的公司，得信佳的股價上漲了二十多倍便可以看到大家對這個項目的期望。現在，商界甚至各界有些人士開始擔心，香港是否已進入了一個重視“金權”、重視裙帶關係的時代？有些人甚至擔心將來，做大生意是否要靠人面、要靠關係呢？

董先生，我想很率直的向你提出一項質詢，希望你不要生氣，不要見怪。董先生，你家族的東方海外集團和李嘉誠先生的長江、和黃集團有很多千絲萬縷的商業關係，從英國的 *Felixstowe* 貨櫃碼頭，以至北京東方廣場的合作等，大家都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我的質詢是，你如何平息公眾的一些質疑，令人相信現時在你領導下的政府所給予盈科，即是李氏集團的盈科公司的特殊待遇，並不是徇私或投桃報李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謝謝你向我提出這項質詢，讓我有機會就你的疑問作出解釋。我絕對不介意你問我這個問題。

首先，我想強調，香港今天的成功，是因為我們沒有“金權”政治，我們絕對不會容許這種事情在香港發生。這點你大可以放心，這是可得到我的保證的。第二點，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透明度十分之高，並且有一個行政長官不參與其運作的架構，我希望你亦可以放心。第三點，由於有立法會及報界負責監視政府、所有局長和行政長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放心一些。

另一方面，我以前是從商的，的確和很多人有生意上的來往，但現在我已脫離了這些商務，再沒有這些“involvement”了，即是我已沒有參與這方面的事務了。我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如何，但在我離開之前的確是和一些公司有業務上的來往。至於今天東方海外集團與李先生的關係如何，當中細節我已

不知道，因為這並不是我的責任。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放心，我們現在已有一個很好的架構負責監察的工作。

何俊仁議員：董先生，據有些人向我透露，我希望你證實一下是否有這樣的事。在數碼港的計劃尚未向政府提交之前，盈科的李澤楷先生曾私下與你多次會面，向你游說這個計劃。大家都知道，以董先生的身份，任何做生意的人要私下與你會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外界真是會表示懷疑，為甚麼他有權這樣做，而其他有興趣發展的人卻全不知情，更遑論被邀請參與競投。最大的問題是，在今次事件之後，以後的遊戲規則究竟有沒有改變？若否，數碼港這件事是根據甚麼規則呢？簡單來說，以後個別人士是否有好的計劃便可以向你游說，你也會考慮附帶一些地產項目？商人是否要個別向你游說呢？

行政長官：何議員，這並不是游說的問題。關於我有沒有見過李先生，我是有的。我可以告訴你，最近我也接見了 3 位對中醫中藥有興趣的香港商人，他們向我解釋如何發揮香港的中醫中藥。我覺得這是我作為行政長官應該知道的。如果在甚麼地方是可以幫助中醫中藥發展的，我是應該知道的。科技方面，我是曾經見過李先生，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來港，我亦曾經見過他。我會見的人不單止一個或兩個，因為我是行政長官，我應該知道社會上和每一個界別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關於遊戲規則有沒有改變的問題？答案是絕對沒有改變。各位應這樣看待這個項目，這並不是一個地產項目，而是一個科技項目。我們現在會盡量盡快地推進科技的發展。事實上，有 10 間跨國公司會來港參與這個項目，說立即可以來香港發展他們的資訊科技業務，我們都感到很高興，相信在日後會有更多公司到來。我希望何議員能正面地看這件事，不要這麼多疑。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想事先聲明，我這項問題絕非針對我尊敬的同事李柱銘議員，但我注意到《明報》今天的頭條新聞報道，資深大律師日薪 10 萬元，還有預備工作的收費；四、五天的預備工作一次過可收 40 萬元。我覺得這樣昂貴的收費，會令中下階層的人往往無法取得司法服務。我想問行政長官，對於這情況你有何看法？你有沒有方法解決這問題，使中、小型企業以及中下階層的人都能夠享用公正的司法服務？謝謝。

行政長官：黃議員，關於你剛才所提出的這項問題，其實很多人已向我反映，他們指出香港的營商成本非常昂貴，削弱競爭力；他們當中也提及我們的法

律界服務收費偏高。事實上，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長遠來說，對香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作為政府，我們應研究一下，但我也希望業界本身也可以研究一下，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而政府則是會研究的。

黃宜弘議員：我想跟進一個問題，我知道即使英國的大律師收費也只是香港同業的一半，我不明白為何香港要收這麼高的費用，可能由於 1 天收數十萬元，他們 1 天工作的收入等於別人的 1 年，這樣便可以騰出很多時間，他們會否因此而多了些時間來處理行業以外的事呢？（眾笑）

行政長官：黃議員，的確已有很多人向我反映這情況，當中包括從國內來港投資的商人，也有向我反映本港司法的費用問題。我想，我們真的須正視這種情況；社會必須正視，政府必須正視，業界也必須正視。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請教董先生，他很積極推動在香港辦高新科技，根據最近的報道，鄰近香港的深圳，最近亦為了吸引及發展高新科技而訂出了 22 項優惠政策。我想問，政府目前在吸引高新科技方面，仍好像覺得前路艱難，仍抱有很大的懷疑態度。在這方面，董先生有甚麼可以告訴我們？在高新科技這條路上又可給我們甚麼信心？

行政長官：譚議員，對於發展高科技的前景，我經過大概 1 年的努力，現時是比較有信心。當然，以田長霖博士為首的委員會，要在 6 月份才會完成報告，屆時一切可更為明朗化。但數碼港帶來的熱潮，已證明不單止在香港，而且世界各地也認為香港在資訊科技發展方面是有前途的，這點我們也很感到興奮。我不斷接見本港、內地以及從國外來的人，他們對我們這方向的發展均表認同。至於我們希望香港成為一個中醫藥中心，事實上，有很多人在這方面提供很多寶貴意見，而我也覺得很有希望。在其他創新科技方面、在藝術、演藝等各方面，大家都有很多創見，我也曾與從事這些行業的商人會面，與他們討論如何發展，與此同時，政府亦會非常積極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香港有一個特點，便是香港政府會製造一個有利的環境，讓商人自己來發揮，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我們現正製造這種環境，例如數碼港是一個環境、科學園也是一個環境。我們希望製造一個可以吸納優秀人才的環境；而外地人才可以來港，又可以製造出另一個環境；改善環保工作，也是製造環境的必要條件。所以我們會在這幾方面盡量努力，而我深信在這情況下，香港很多私營企業都能發揮所長。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提出一項補充問題，就是關於香港的人才。董先生認為香港目前在這方面的人才是否足夠？還是認為香港仍須依賴從外地來港的人才？

行政長官：譚議員，大致上，香港的人才是不足夠的。以修讀高科技、科學工程，以及攻讀研究生(postgraduate)課程為例，每年大概共有 1 500 人畢業，人數是不足夠的。因此，在起步初期，我們必須倚賴外地的人才，或內地的人才。政府已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這問題，數個月後便可以提交報告，就我們如何放寬人口政策，以便吸引人才來港提供意見。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希望透過你向行政長官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相當簡單——我希望是簡單的。董先生，這是有關由你委任的一個工作小組為前總督府改名的事，其實真是很簡單的，我不知道你會否收回成命，不要“阿茂整餅”。如果你搬進這屋子居住，事情便簡單不過，因為這屋子即變成了特區行政長官的官邸或府第，既然你不搬進去，其前身是總督府，所以便是前總督府，不用給予其名稱都可以了。我不知道你會否收回成命，不過，弄到現在出現這麼多攪笑的名字，連即如“土豪劣紳狂食公帑府”的名稱也出現，（眾笑）我覺得這變成了鬧劇。

行政長官：黃議員，我跟政府的一些同事說過笑話，我說我有 7 個孫，包括孫女、外孫、外孫女，對於命名的事，我是不參與的，（眾笑）因為大家會有很多意見的，所以寧願讓他們的爸爸媽媽自行決定，你知道，有些身為爺爺的人會管很多事，但我則不想這樣做。這件事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爭論，其實梁振英不知在昨天還是前天已發表過，說這個委員會是經過了很詳細的考慮，在過千個名稱中，結果得出了這個結論來，然後推薦了給我，而我則接受了。不過，我知道他最近已說了——我亦是十分認同的——要再聽聽有甚麼其他的建議，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名稱，便再聽聽，再研究。至於是否要替該屋子命名的問題，我有一種看法，我希望你也同意，有人說董建華想修改歷史，我並無意改歷史，譬如陳太住的 **Victoria House**，便是 **Victoria House**，沒有人要替它改其他的名稱。前總督府不是一個名稱，前總督府只是形容的詞語，是形容這處以前是甚麼，現在是甚麼。這地方以前是甚麼？是前總督府。我覺得給它一個名稱是有需要的，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名稱當然是很困難的，但我絕對無意修改歷史，這根本是兩回事。正如梁振英昨天說過了，我也希望大家多提供意見，如果你有好的名稱，亦希望你能提供意見。

黃宏發議員：那麼，且讓我提提意見。我的意見是這地方以前叫做 *Government House*，總督府，既然你不用它 — 用它的話當然要改名稱，這是天經地義的，而且一定會叫做行政長官府邸了 — 如今既然你不用它，它便是“前總督府”，很簡單的，何用改名？否則，我們的皇后大道也要改名了，這便變成很大件事。我的感覺是，董爺爺雖然不參與命名的事，但是你也可以說梁振英便是我們的爸爸嘛。（眾笑）

行政長官：你這般妙語，我不知如何回應了。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想透過你問行政長官，剛才行政長官的發言似乎也談到我們會面對很嚴重的移民問題，香港可能無法解決。行政長官提出了兩個辦法，一是修改《基本法》，一是請人大解釋《基本法》，這些都是董先生剛才所說的。我想問行政長官，你以甚麼準則來衡量須決定修改《基本法》？你以甚麼準則來衡量須決定甘冒不惜沖擊香港司法獨立的這個險，邀請中央干預香港事務；邀請人大解釋《基本法》？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剛才說過，最好香港能夠自行找到解決辦法，而我們會一直在這方面努力，但我卻不感樂觀。我們面對的選擇，就是我們是否願意面對這種壓力，而 167 萬人對香港社會所帶來的沖擊，我們能否接受？如果不能接受，我們又有何選擇？我想邀請中央和人大幫忙，這些其實都是《基本法》內已有的規定，是許可的，我沒有說不尊重司法獨立，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但我們要從這個角度看這件事情才可。

何敏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點。為甚麼不爭取中央政府信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讓我們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呢？政務司司長很快便會從北京返港，我不知道她在北京談妥些甚麼。最近數天，連續多位局長、司長，以及行政長官本人均不斷談論這 167 萬來港移民的問題。其實我覺得這些言論甚使香港人吃驚，令他們稍後可能不管是甚麼措施都願意接受；也可能，當行政長官稍後要求人大解釋《基本法》時，香港市民也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了。這些是否行政長官的策略呢？

行政長官：這不是一個策略的問題，而是一個事實。我們要面對這項挑戰，我們應如何解決，我是很樂意聽取意見的，如果你有更好的辦法，請你告訴我們。

周梁淑怡議員：董先生，我想轉換一下話題，我想談談我本人及我同事都較為關心的機場。我們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及董事局方面的情況，我們在建議中曾指出一個由政府委任的董事局應具備甚麼條件。眾所周知，由於現任董事局的任期快將屆滿，因而傳聞四起。我想請問董先生，會否參考我們報告書中各項考慮因素和準則，然後才作出決定，為新機場的董事局帶來新氣象，尤其是目前機場所面對的挑戰非常嚴重，原因是我們希望它符合商業運作的原則，但也由於經濟環境不佳而面對激烈的競爭。不知道董先生看了我們的報告後，會預備做些甚麼？

行政長官：首先，我想指出，機場現時的運作實在很好，無論香港市民，或我有機會見到的外國人，都對我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機場，是一個我們值得驕傲的機場。我覺得一方面我們須為機場開幕那幾天出現的混亂情況，深感抱歉外，另一方面，也須讚揚那些在機場工作的人士，尤其是董事局，以及正在努力不懈的管理階層，我們應給予他們較高評價。

關於這個機場，上次我清楚記得你們 3 份報告中均提到政府或機場的運作，有架構重疊的問題，而且在危機處理及問責方面，都做得不夠好、不夠明確。在這幾方面，政府已汲取了這次經驗，日後我們一定會做得更好。5 月底，機場董事局所有成員都任期屆滿。現時我們正開始考慮委任些甚麼人加入董事局。在這考慮過程中，也會考慮你提及的數項重點。我深信，當我們有了最後決定及公布名單後，你們對這個董事局一定會充滿信心。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很感謝董先生盡量令我們安心。但我相信，對於機場，我們不會再舊事重提，反之，我們是要向前看。我們的機場雖然建設宏偉，規模龐大，但問題頗多，當中包括零售業生意不景、有航空公司向我們作出很多投訴，甚至有很多人表示不想再來香港。種種情況其實對我們的機場董事局都是大挑戰。董先生可否告訴我們，在今次甄選董事局成員方面，會否考慮他們的專業，對機場運作及機場的商業經營方面，均具相當能力，並能付出時間，真真正正把機場管理得好？

行政長官：首先，我想告訴你，我的確曾作這些考慮，我曾考慮你提及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是一定會考慮的。有關機場費用方面，你提及零售業經營困難，這種情況，一方面可能由於我們的價錢較昂貴，但另一方面，也由於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來港人數下降。幸好最近一、兩個月來港的人數有上升趨勢，這是一個好消息。但這樣並不排除我們將來會改善機場的運作；一

方面既能提高效率和安全程度，另一方面又能夠開源節流。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謝謝你提醒我們。

李永達議員：主席，董先生，關於人口暴增的問題，其實從歷史得知，香港也經歷過這情況兩次，一次在戰後，香港在幾年之間多了 100 萬市民，由內地返港居住，該次的增加是那時人口的差不多 50%，另一次是七十年代中期，施行抵壘政策之前幾年，也有幾十萬人湧來香港，但那時候我們講及的是前殖民地的總督和他的政府，不過他們卻沒有像我們的政府般，一直嚇怕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的香港居民，說不得了，香港陸沉了云云。其實，董先生，我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那些人都是我們的同胞，我由上星期直至今天，還未聽過政府說這些同胞來港會帶來甚麼的好處，好像這些人只是野蠻人、生番般。

主席：李議員，請你大聲一點，行政長官聽得不太清楚。

李永達議員：我戴了麥克風，我不想表現得太激動，所以保持這個聲綫。（眾笑）我想問的問題，董先生，就是由上星期三開始直至今天，我從報章上沒看過任何一句，說這些在 10 年內 — 不是 1 年，是 10 年內 — 來港的同胞，是會帶來任何的好處，只把他們形容得有如是生番、南蠻般，甚至連印度的賤民也不如，頓使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是否產生了分化呢？所以，我要問董先生，當我們處理這政策時，是否可以用一些比較理性的辦法，例如藉修改《基本法》來處理，剛才你問何敏嘉議員有何辦法，我以為修改《基本法》就是一個辦法，民主黨贊成修改《基本法》讓終審法院已經批准來港的第一批人來，第二批可以暫緩；我們對於人口中 67 萬的加幅是否應付不來，70 萬的加幅是否應付不來？我們是否可從歷史上見過我們的人口在幾年間增加 50% 的情況？那時候，那些前總督曾否說過香港會倒下來？為何我們的政府覺得這些人全部是無用的？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覺得很不幸，要用這些字眼來描述我們的同胞，其實他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是很關心他們的，但我很擔心他們來港之後，遭遇到待遇可能會比在內地更差，因為屆時香港的服務水準以至各方面也未必能趕得上。不過，且讓我反過來說，在六十年代，即你剛才提及的時代，香港的工業很發達，備有廉價的勞工，製造業也很發達，所以，我們很容易吸收一批外來的人，變成新動力，來帶動香港新的經濟發展。但是，在最近的十多二十年來，香港的經濟轉了型，我們朝向了服務業發展，現在還朝着科

技的方向發展，所以，就目前的環境而言，如果他們湧來香港的話，單就是工作方面的安排，也的確會成為一項很大的挑戰。我們面臨着一個不同的時代，所以，在不同的時代，我們便要作不同的考慮，這不是說我們香港人、政府裏的同事，甚至我本人沒有同情心，同情心當然是有，怎可能沒有？但我們面對着這個事實，則要照顧香港 680 萬人的利益才可，我們是基於此作為出發點，至於用甚麼方式是最好，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將社會現時的憂慮盡快消除，而且一定要很迅速、很果斷，而想出來的辦法也一定要盡快見效，不可以拖延。

李永達議員：我想董先生也聽過一些學者說，人口的增加對紓緩工資是有效的，其實你也一直贊成增加競爭力，增加人口便是一個辦法，此外，還可以將人口老化的程度減慢，因此，從整體社會角度來看，這對香港是有好處的，但我從來沒有聽政府說過這些話。我想問，董先生可否告知立法會，其實修改《基本法》除了不夠快之外，有何不好呢？當然，最快的行動就是中央政府立即作決定，提出解釋，然後不讓這些人來港，但這便要犧牲法治、施法獨立的原則。修改《基本法》只要一年的時間，為何不可這樣做，有甚麼不好處？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想強調一下，政府的法律專家現時仍在研究最可行的方向，一俟研究有了最後的結論，我們便會公布，事實上，我們正聽取社會上很多不同的意見，我亦會聽取不同的意見。可惜我下星期要出門，否則我可以聽取更多人的意見。不過，無論是用哪個辦法，解釋也好，修改也好，都必須依照《基本法》來處理，我們要堅持依這個基礎來辦才可，我們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是不會亂來的。

馬逢國議員：對不起，董先生，我又再談盜版的問題了。有關知識產權的問題，最近有外國政府又再批評香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好。事實上，以我們所見，問題的確仍然很嚴重。昨天，我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質詢，便是警方可否參與打擊盜版。但工商局答覆說，過去 12 個月內只有 4 次這樣的行動，而且都是海關要求之下才參與的。但現實的問題卻很嚴重。舉例說，香港現時 1 天可以生產 1 600 萬張光碟。但以正常的情況來說，香港的消耗量根本不及生產量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問題是非常嚴重。我想問董先生，究竟政府認為警方可否更積極地參與這些行動？

行政長官：馬議員，我們若要建立一個知識為本的社會，卻又不能處理盜版這類問題，我們是會失敗的。這不單止是電影業的問題，也不單止是唱片業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走高科技那條路，便會面對相同的問題。這是政府必須處理的事。你也知道，工商局最近剛剛完成有關新法例如何推行的諮詢。這點我覺得很重要。接着要做的，便是如何加強警方與海關的合作，打擊盜版活動，在這方面，我們是會努力的。

在教育方面，我們必須三管齊下。我希望在 6 至 12 個月後，逐漸見到成績。最近我曾接見電影界的人士，他們覺得等待 6 至 12 個月的時間是幾乎不可能的。盜版活動對電影業的影響的確較為嚴重，我們會盡力而為。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接着想問一個有關警方參與的問題。我知道警方有一個憂慮，因為很多跡象顯示，一些犯罪集團基本上已從原來的犯罪活動，轉移從事侵權行為，以取得非法收益。然而，昨天工商局卻否認有此跡象，即沒有證據顯示有此趨勢，工商局表示，這類犯罪集團牽涉其中只是偶然事件。這種說法令我們很擔心。究竟警方為甚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事實上，很多跡象顯示，情況並非如此，因為涉及的侵權活動價值達數百億元。我想知道警方對此事為甚麼會有此看法？

行政長官：馬議員，讓我跟進這件事，好嗎？因我現時未能回答你的質詢，但我知道問題是很嚴重的。

楊耀忠議員：董先生，我很關心一些港人在內地被某些機關扣押的問題。我想問特區政府現時對於本港居民在內地被扣押的情況，有沒有政策加以處理？特區政府會否在這問題上擔當一些角色？若然，角色是甚麼？

行政長官：楊議員，特區政府是關心有香港人在內地被拘留的問題，亦應該有責任跟進和處理這類事件。當然，在處理過程中，我們對“一國兩制”的概念應要敏感，清楚知道應在“一國兩制”的規範下加以處理。從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至今，大概有 27 宗此類案件。事實上，保安局一直有為這些案件與中央政府聯絡，並會繼續跟進。如果我沒有記錯，在這 27 宗案件當中，大概已有 18 人獲釋回港，其他的不是在服刑，便是正接受一些法律程序的安排。我希望、亦相信我們將來會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我們已設立北京辦事處，現在北京辦事處在這方面也會開始發揮作用。希望在政府各個部門的努力下，我們可建立更良好的機制來跟進這些問題。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董先生提到有兩種方法可解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問題，第一是修改《基本法》，第二是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但我更希望董先生可以在這裏清晰地、斬釘截鐵地告知立法會及香港市民，我們特區政府會否忠誠的執行終審法院在 1 月 29 日的裁決，接收現在享有居港權的人在內地所生子女？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們當然要尊重終審法院的裁決，而在準備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事態嚴重；在這情形下，我覺得政府有責任向市民和向你們各位作出交代，就是現在有這樣的一件事，面臨着這些問題，我們要如何處理呢？我亦希望我們盡快在這方面得出一個結論，是一個市民和議員也覺得是對的結論，希望我們不久便可以看到結果。

何秀蘭議員：主席，如果我們說特區政府是有可能不執行終審法院的裁決，董先生會不會加以否認呢？

行政長官：我認為現在談這問題是言之過早，我想讓這事情更明朗化之後，再作評論。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想請問董先生關於人口的問題。在 1996 年，政府公布預測在 2011 年，香港人口總數會達到 750 萬至 810 萬。在 1997 年中秋節當天，在董先生的辦公室，我也提到有關問題，我猜說香港很快便會有 1 000 萬人口。在個多月前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也提到如何處理 1 000 萬人口的情況，而當時尚未有這 167 萬人的數字出現。今天早上，我們聽到多位局長所提供的資料，說有需要就人口的突然增長增加很多設施，包括醫療、教育等。現在不論以何種方案處理這問題，董先生會否也考慮成立一個最高層次的小組統籌這事？我們是必須撥出資源以應付在很短的 10 年時間內，無論是 70 萬或 167 萬的人口進入本港，因為在 10 年後，即 2010 年的時候，在以往預測的數字再加上這 167 萬便會達到 950 萬，屆時應撥多少資源以解決各方面問題？會不會設立一個專責小組以處理這事，並且考慮開源的問題？

行政長官：何議員，我還記得上次我和你聊天時談到這問題。我曾表示，像香港這樣的社會，我們對於人口的進入是沒有決定權的。我們首先應想一想是否須有一個人口政策？怎樣的人口政策對香港最為適當，能確保我們現在六百多萬人將來的發展，增加他們的財富？因此，我們已着手研究人口政策，希望在一段時間後，可以更清楚知道將來的長遠發展方向。當然，在研究期間，我們會跟各位一起討論和考慮有關事項。在得出結論後，我們才可以考

慮如何處理何議員剛才提出的那些問題。這 167 萬人口是額外的，是突然湧現的，所以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很多地方、城市或國家可以計劃其長遠人口政策，但香港不可以，因為很多因素並不在我們控制之內。正因如此，我們人口的數字直接影響我們的所有規劃，甚至所有社會設施，我們是被動的。我們應如何應付 70 萬、或在某一段時間會是 167 萬的人口，再加上之前預測的人口數字，應撥出多少資源，如何分配資源？我相信不能等待有關政策出現才解決以上問題，政策也是很被動的。我們是否現在便應決定如何分配資源？

行政長官：我希望在經過詳細考慮之後，我們在人口政策方面可以主動些。在主動的情形下，便更可以詳細考慮各方面的發展策略，被動的做法會對將來的香港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我亦相信，人口政策的研究不會需時太久。

田北俊議員：董先生，香港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兩項重大改變。第一項是終審法院的判決可能令香港增加六十多萬至一百六十多萬人口；第二項是中國在今年年底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機會極大。

剛才董先生提到財政司司長會就中國加入世貿後對香港帶來的正面影響，作出評估。當然，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世貿，在保險、銀行、貿易、工業等方面便會作出更大程度的開放，現時中國在這些範疇中仍未達到世界水平，所以香港的參與機會是很大的。關於新移民對香港帶來的影響，所聽到的，似乎是負面的影響較正面的影響為多；而中國加入世貿，則可能是正面的影響較多。請問董先生會否對這兩份評估報告作出整體研究？例如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可能對內地的運作較為熟悉，如果能配合香港政府和工商界的人力需求，屆時再返回內地工作，長遠而言，對整體的效益有否幫助呢？

行政長官：田議員，其實，香港的確正面臨很多不同的挑戰。在過去 22 個月，我們的生活是充滿挑戰的。現在香港已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這本身已是一項挑戰；金融風暴所帶來的沖擊也是一項很嚴峻的挑戰。我認為在“一國兩制”落實後，我們對各方面也一直掌握良好，中央亦不斷對我們表示支持。面對金融風暴的沖擊，香港的財經官員發揮了最高度的智慧和才能，解決當前的財經問題；接着便是終審法院裁決的挑戰，然後是由中國加入世貿所帶來的新挑戰。事實上，挑戰是不斷的，但我覺得這樣亦帶來很多新機會。我們對每一件事也應詳細地研究和處理，挑戰能令政府、議員和整個香港社會多作思考，大家可想想如何能做得更好。

中國加入世貿，不論在金融、電訊、零售等各方面，相信亦會令香港有不少參與的機會。我認為政府可以製造一個環境，但事實上亦要靠各業界自行努力發揮，才能有成果。如果特區政府可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的工商界能如何參與，然後配合適當的政策，使香港工商界能順利參與，並帶來更多財富，使香港受惠，我們當然會這樣做。至於中國加入世貿對香港的影響可否跟那 167 萬人口掛鈎，目前我仍未想清楚，但我是會考慮的。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想作出很短的跟進。當然，如果中國能夠加入世貿，香港工商界便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會相應為香港帶來整體的利益。但我們同時希望政府能盡快公布其評估結果。如評估結果是保險業、銀行業等是特別有機會參與的，我相信香港的銀行界和保險界等便會盡量培訓更多人才，或政府的僱員再培訓局亦會培訓相關的人才；這樣，在中國真正加入世貿時，我們便無須浪費數年時間，在起步時遜色於外國。

行政長官：我們會積極進行有關評估，但目前的難題在哪裏呢？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仍在商榷之中，在未有定案之前，我們不可能掌握百分之百的情況。因此，一方面我們還要看談判的進展，而另一方面，我們亦會盡快作出評估。

李華明議員：主席，剛才我很留心細聽董先生在開場時說的一些話。董先生說，香港是很難承受那 167 萬人所帶來的壓力，政府不能讓多年的成果付諸流水，否則後果會是不堪設想的。這全是董先生的說話，我在這裏很留心地聽着。今天早上，各位局長已說了很多，例如屆時需要 6 000 公頃土地、每年需要二萬多個住宅單位等，還提出了很多很嚇人的數字。董先生有否想過，這些數字與他剛才的那一番說話如果是說了出去，可能會令市民要求不要讓那些人來，即使是一個也不行，否則便會出問題。如果市民有了這個印象，而他們又是支持行政長官，即董先生，希望董先生盡量設法不讓這些人來的話，董先生將會如何處理？換句話說，如果民意要求董先生不要讓他們來，董先生會否考慮民意，用盡方法不讓他們來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面對着這樣的數字，以及聽了我的解釋，我也想反問李議員，你要是身處我的位置，你會如何處理呢？我是會盡量聽取大家的意見，看看甚麼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我們的確須顧全香港的整體利益才可。

李華明議員：董先生，我是會把那 167 萬人分兩批來看，即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以及花數年時間處理那六十多萬人。再者，董先生，你和我也知道，那 167 萬人不是每一個都會來的，其中一定有一個折數，而且我們也是希望能夠盡一切方法盡快修訂《基本法》的。如果董先生問我，我想我是會這樣表達的，但董先生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另類的意見，是董先生不同意的意見。

行政長官：李議員，我們會盡量多聽意見，然後作出一個最後的決定。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有關公務員改革的問題。最近，9 個公務員團體，包括紀律部隊人員的總工會，都表示反對公務員體制改革中有關合約制聘用的建議，以及薪酬與表現掛鈎的構思。請問董先生，如何能夠在改善現行公務員聘用政策的同時，維持公務員的士氣和穩定性？

行政長官：關於公務員改革，社會上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有一點是很一致的，那便是公務員制度是須改革。事實上，香港現在擁有一支誠實、可靠、廉潔的公務員隊伍，這是可以令我們感到驕傲的。不過，世界即將進入一個新世紀，變化會是很多，我剛才亦已對田議員說，香港將會面臨很多變化。面對這些變化，公務員必須與時並進，必須更努力適應一個新的環境。面對二十一世紀，我們的公務員是可以做得更好，而進行改革便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改革的原則必定是在穩步中求進步，絕對不會亂的，以一個漸進的辦法求進步，否則一旦亂了，對香港是十分不好的。我知道政府已是十分努力，每一步都與有關的部門、工會進行檢討。林煥光局長也說過，與那些工會已舉行了 80 次會議。我希望我們最終能夠得出一個更有問責性、適應能力更強的公務員體系。我想借這個機會提一提，我最近看過了審計署的報告，其中對數個部門作出了很多批評。我覺得這是十分不幸，但我亦相信這只是代表了一小部分的公務員。有關這方面，我們一定會努力跟進、努力做好，亦希望可以很快、做得很好。

蔡素玉議員：董先生，請問你是否很有信心，認為公務員的改革能夠順利進行？

行政長官：我是很有信心的，相信林局長亦同意，對嗎？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相信在這一、兩天，167 萬的人口問題已經令政府十分頭痛，但我們現在多數聽到的聲音，都是希望政府採取鴛鴦政策，即視而不見；即使是看到這樣大的問題都不要作聲，因為一旦作聲便是十分嚇人的。我想知道，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不單止是這一個，好像昨天便有數百名房屋署職員在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門外靜坐。對於這個問題，請問董先生認為在整個改革過程裏，應該如何照顧這一羣在房屋署就職了數十年的員工呢？

行政長官：我想是可以分開兩個問題來說。關於陳議員所提出第一個有關那 167 萬人的問題，政府是絕對會以最公開的方式讓所有市民知道問題的所在，然後經審慎考慮後作出最後決定。我剛才說過，我們是會果斷及徹底地盡快作出決定的。至於房屋署的問題，我知道房委會今天早上舉行了會議，決定按公布的方式進行。我相信房委會是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這個決定的，因為它既要顧及全港納稅人的利益，亦要照顧那些僱員的利益及他們的考慮。我相信改革是必須的，但我深信房委會及房屋署必定會與那些同事商量，亦會為他們作出比較好的安排。

陳鑑林議員：主席，從昨天的現象來看，市民可能會有一個印象，即署方與職員之間的溝通可能仍然不足。有鑑於此，董先生會否要求房委會及署方再次很開放地與員工進一步就這件事進行討論，以達致一個比較圓滿的解決方案？

行政長官：我相信房委會及房屋署一直是抱着這個目標，希望與僱員坐下詳細談談整個問題，以便能夠達致一個好的結論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大家保持冷靜，坐下來慢慢討論，以尋求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想問行政長官有關內地人居留權的問題的。主席，我希望本會的議員可以像某些地產商一樣，很容易便可以與董先生會面。主席，董先生剛才回答質詢時說，他不會排除不履行終審法院判決的可能。今天早上，署理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其實也是說“如果”執行，這即是說有可能不執行了。如果不執行，給我們的印象便是終審法院不再是終審法院，其判決不是最終的了。我不知道董先生有沒有考慮這一點。既然董先生絕對不排除作出這個決定的可能，那麼一旦作出了這個決定，會否令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覺得終審法院已被摧毀？

行政長官：首先我想聲明，我每一天都盡量會見很多人。最近，李柱銘議員寫信給我說要立即見我，當時我準備去旅行，但也告訴他我一回來便會立即見他。如果各位是打電話給我，我亦同樣會作出安排，（眾笑）所以，請大家不要以為我只是與地產商傾談。馬議員應該知道，為了研究如何能夠振興電影事業，我和電影界也是談論了很多次的。我真的希望自己能直接聽到很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的聲音。

關於劉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我想那是事關重大，所以必須徹底考慮。我們正在很仔細的一步一步考慮這個問題，因為終審法院的尊嚴對香港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加以維護。另一方面，面對着這麼大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處理？不過，我有信心我們可以依照《基本法》辦事，找出一個好的辦法。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說會依照《基本法》辦事。《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說明，屬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是給予我們權力，讓香港的法院自行解釋。既然行政長官不排除想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這會否是違反了《基本法》，摧毀了我們的高度自治？

行政長官：我相信我們是很珍惜我們的高度自治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考慮到香港的整體利益。我們現正等待法律專家研究所有有關的問題，然後便會作出一個恰當的決定。在研究有結果之前，我不便與劉議員再研究這個問題，因為其中有些是很 legalistic 的。

朱幼麟議員：主席，我很辛苦地以廣東話練習說兩項質詢，可惜給其他議員提問了，（眾笑）於是我匆忙地練習了第三項質詢，卻又給陳鑑林議員提問了。（眾笑）因此，這一項質詢是臨時預備的，在提問時我的廣東話如果說得不好，請各位原諒。（眾笑）

最近，美國一些學校發生了學生開槍殺人事件，而在香港，間中亦有發生童黨的暴力事件。請問董先生對這些學生的暴力行為有甚麼看法？

行政長官：朱議員，我也是很關注這個問題的。如果我們容許童黨的問題擴張下去，對香港社會是極之不好的。政府各個部門，包括警務處、保安局等都會高度重視這方面，希望能好好處理。

由於朱議員提出學生問題，我想借這個機會說說，我昨天曾到沙田官立中學參觀。我很高興能參觀這所中學，因為所有學生都是朝氣勃勃的。沙田官立中學是從 10 所學校中被選出來作為資訊科技試點的，校內有一百五十多部電腦，整所學校已設有互聯網絡，內網和對外的網絡都操作得相當好，而校長及老師在電腦操作、互聯網絡及資訊科技等方面都能好好掌握。我提及這件事，是因為我覺得我們自己往往對香港沒有信心，總認為香港存在着很多問題，一打開報章便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很多正面之處的，例如那裏每一個學生都是很努力讀書，期望考進大學。我見了他們後，感到很高興。

楊森議員：謝謝主席。剛才聽董先生提及關於新移民的問題，我不知為何有一種感覺，覺得董先生其實是有個傾向，就是你很想果敢地處理這問題，你不想拖延。現時有兩個處理的辦法，一是修改《基本法》，一是要求人大作解釋，時間方面，董先生是否認為由人大作解釋會比較快捷妥當一些呢？這樣便可以很迅速解決這個問題，我從時間方面着想，因為我看得出你好像很強調果敢和快捷，不想拖延，你可否說一下，在這兩個方法之間，你是否有一種看法，可否在這裏向大家公開一下？（眾笑）今天我們是很冷靜的，雖然我們的心情很激動，不過我們仍然很冷靜。

行政長官：楊議員，是這樣的，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徹底而盡快的解決辦法，這是所有市民（我相信亦是你們）的願望，因為讓這件事拖延下去，對大家也不好；事實上，從政府的立場來說，明年、後年的財政預算不知道可以怎樣做，以至我的施政報告也不知可以如何寫，當然，施政報告是一件小事，但整體來說，整個社會可如何前瞻性地看我們香港將來的發展，才是的確要解決的問題。我相信採取解釋的方向會較快，採取修改的方向則會較慢，不過，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考慮，待法律專家研究清楚之後，我們自會再作公布，但我剛才說過了，讓我再多說一次：如果有更好的辦法，使我們可以自行解決問題，便是最好的。

楊森議員：董先生，剛才你那番說話，可能是直到現在為止就這方面說得最清楚的，你的分析亦然，很多謝你。不過，我相信你作為整個特區的領導人，很多時候是要臨危不亂，情況就好像你喜歡的利物浦球隊昨天也因此而迫和了曼聯。（眾笑）最近，我給小孩子講故事，說的是龜兔競賽，兔跑得很快，龜走得很慢。就目前的情況，如果你選擇由人大作解釋來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則終審法院的尊嚴便蕩然無存了，我相信外資也會立刻撤走，我希望你

再看龜兔競賽的這些經典故事，不要以為快便是好，因為當你採取快的行動解決這問題時，便可能犧牲很大，例如終審法院的獨立性。

行政長官：楊議員，我們會很詳細考慮所有的角度的，不過，有一點你可以放心，關於外資方面的動向，我個人掌握很多，（眾笑）因為差不多所有外資來香港時，我都會跟他們會面。

楊森議員：不過，如果香港無法治，我想他們是不會留在這裏的。

主席：很抱歉，楊議員，我們應該繼續下一項質詢。

行政長官：我會掌握得到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董先生剛才談及居留權問題時，一直說會對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有嚴重影響。不過，我覺得居留權問題未出現時，即現在政府也不見得真的很關心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舉例來說，政府作為僱主，對房屋署 9 000 名員工採用逐步打破飯碗的方法；郵政署對現職員工減薪兩成；公共屋邨打算在 9 月加租；政府又否決設立最低工資。請問政府現在如何關心六百多萬香港居民的生活質素問題？我看不到政府有這樣做，但政府又說它很關心，這是否偽善呢？

行政長官：李議員所說的問題有一部分道理。政府的確很關心現時本港六百多萬人的生活質素、就業機會，以及他們目前的就業情況。我們現在正經歷一個甚麼樣的過程呢？在 96、97 年時，其實香港已形成一個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是要經過調整的。金融風暴加速了這個調整過程。在調整過程中，其實本港的資產價格已經大幅下降，而其他成本也要作出調整，否則，失業率會上升得更快。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是感到樂觀的，但現時香港仍處於調整期，失業率可能還會上升。

李議員問政府是否關心，我們當然關心，怎會不關心呢？八十年代末期的美國也經歷過一個很痛苦的調整期，他們同樣面對資產價格下降、薪酬調整及失業率上升的問題。這些都很不幸，但事實已經發生了。不過，他們迅速作出調整，現在發展得很好。同時，請看看日本的情況，9 年了，但日本

一直不能成功調整，現時仍在慢慢調整。香港現正處於一個調整期，在調整過程中，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調整得越快，將來恢復得越強勁。我們很希望能夠盡快作出調整，之後便可越快恢復。

在這調整過程中，政府的最大責任是設法刺激經濟，使經濟能夠走出谷底，因為經濟每增長 1%，便會有 3 萬人因此而獲得就業機會。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責任，我們一定要盡力去做。

李卓人議員：董先生剛才說的都是很大的經濟問題，但我關心的是現時的民生問題。在剛才我舉出來的例子中，政府全部都是落井下石的。政府如果不落那塊石，市民已經很慶幸。董先生能否說一些實質的具體問題，例如 9 月會否不加租？

行政長官：在 1999 至 2000 年的一段時間內，政府的投資會製造 122 000 個職位，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政府如果可以在旅遊、科技或其他方面多做事，便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政府正朝着這個方向走，希望能真真正正使經濟復甦。

許長青議員：主席，董先生，本港去年貨櫃吞吐量的增幅只有 1.4%，而國內鹽田港和蛇口港的增幅則達六至七成，因此，如何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正是當前急務。請問政府有何對策，加強香港貨櫃碼頭的吸引力，從而使轉口貿易及有關行業得到幫助？

行政長官：這問題反映出內地改革開放成功，會對香港造成挑戰。內地開放改革成功，是由於內地的碼頭及港口的操作效率比前提高，很多船舶無須來港。以往從上海到歐洲的貨物必須經過香港；從上海到美國的貨物也須經過香港，現在卻可直接前往，因為上海的效率已很高，青島和天津也是這樣。此外，以往從福建到台灣的貨物須經過香港，但現時廈門已可直航。事實上，很多事情都正在轉變，使我們面臨挑戰。對於這問題，當然，管理貨櫃碼頭的數間公司都開始瞭解到現正存在着這樣一個競爭，我相信他們在價格方面會作出調整。

另一方面，目前其中一項最高成本的是卡車，即香港內地的卡車來往。由於邊界問題、海關問題，效率極低，但費用卻極高。我們怎樣跟廣東省商

討解決辦法，把成本降低，正是香港政府現在面臨的挑戰。我很希望經香港政府努力後，能得到成果。

許長青議員：我要提出跟進質詢。在這問題上，與內地輔補，是否一個事實呢？

行政長官：我相信在一些事情上，是一定有競爭的。國內越是開放，在很多方面與我們的競爭便會越大。不過，同樣地，也由於國內開放，在很多地方可以給我們新機會。因此，我剛才提到財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小組，正在就這些問題作出研究，看看有哪些新機會。例如在我剛才提過的金融、零售等方面，都有很多新機會讓我們參與。至於在其他方面，我們知道有這樣的挑戰後，本身便要作出調整。

主席：行政長官，雖然現在已是下午 4 時，但尚有 7 位議員輪候發問，不知行政長官可否多給我們 10 分鐘時間呢？

行政長官：可以的。

主席：謝謝行政長官。

丁午壽議員：主席，我是第一個得益的。

董先生，對於最近的移民問題，有學者指出防止百多萬移民短期內湧入香港的最有效和最佳辦法，便是收緊公援制度，使有意來港人士在來港前，必須先行衡量有否在港自食其力的能力。董先生認為這建議是否可行呢？

行政長官：李家祥議員坐在我面前，他正在猛搖頭。相信丁議員也知道，今天上午，我們公布了很多數字，指出如果有這個數目的人來港，公援需要多少額外開支，而有關數字是相當龐大的。如果真的有 160 萬人湧來港，我們要看整體的情況，不能單單看公援一環。我們其實要顧及很多方面的問題，所以我們會真真正正作整體的考慮。

我想再回應一下，我剛才也提到，每天有 150 名內地居民來港這措施，讓我特別強調，是會繼續下去的，不會不繼續下去。

陸恭蕙議員：我要向主席和行政長官道歉，由於剛才有些預料不到的阻滯，令我失去了機會，聆聽行政長官談論環保問題。

我想提出一項關於環保的質詢。我相信即將有 167 萬人來港，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問題。如果香港會增加這麼多人口，對環境一定會有影響，所以我們更要處理好環保問題。現時很多香港人都關心香港與內地的協調，因為在很多方面，例如污水的處理、空氣污染的管制及其他很多基建的發展，都跟環保有密切關係。不知道董先生如何與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最高層領導人作出協調，在香港和國內的跨界環保合作方面，高調地做一些事？現在兩地在文化和其他方面已開始有一些活動，但都是一些比較初期的活動，不知董先生有甚麼遠見？

行政長官：我剛才已提過，社會對香港目前空氣污染情況表示不滿，我和政府的同事都很瞭解，也覺得這情況的確很不妥當。污水處理和廢物處理，是我們在 1999 年和未來數年的重點工作。處理好環保問題，是我們的重點工作。我希望最遲在我發表施政報告時，能作出一個整體的說明。我相信這一定會包括如何與鄰近的廣東省合作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是不能不合作的。我們已作出了一些初步溝通，大家的思路相當一致，所以問題是將來如何推動執行。我希望在訂定整套計劃後，會盡快推行措施。在這過程中，我們會盡量聽取大家的意見。

陸恭蕙議員：我最想知道的是行政長官你自己的想法，因為以行政長官的地位身份來開拓這些工作，會比我們任何人都更有效。我覺得國內亦須有一些最高層的支持。請問董先生會否以他的地位身份開展那些工作？

行政長官：陸議員也知道有一個粵港小組正研究這方面的有關問題。我可以告知陸議員，可持續發展對香港的前途是最重要的，所以，日後無論對中央或廣東省，我自己都會特別關心這事。

陳婉嫻議員：主席，剛才董先生回答了我們數位同事有關公務員的問題，我自己最近也經常接觸這問題。房屋署屬下員工在數星期前舉行遊行後，昨晚

又靜坐。今天房屋委員會似乎已通過私營化及公司化等建議。很明顯，這個發展會激化房屋署員工的反對情緒。請問董先生如何看這個處理方法呢？房屋署顯然並沒有理會員工的意見，而只是直接把方案、顧問報告提交房屋委員會，由房屋委員會通過。建議方案通過後，員工便得接受。這與老闆一定要減薪、減福利，完全不理會員工的感受，堅持己見的做法極為相似。我認為房屋署處理這問題的方法，是一個惡劣的例子。接着要處理的類似問題還有很多，例如水務署和郵政署等。我覺得在公務員改革中，這是一個壞的樣版，對所有政府部門都會有影響。請問董先生有甚麼看法呢？會否覺得這些是問題呢？

行政長官：陳議員，我相信所有改革過程都會產生問題。改革的成功，是有賴良好的溝通，大家能互相瞭解問題癥結所在，最終大家還要有共同目標做這件事。我相信房屋委員會和房屋署處理這次僱員問題時，一定會高度小心和敏感，考慮員工的看法和想法。我呼籲大家現時保持冷靜，坐下來商討問題，希望能得出一個好的結論。

陳婉嫻議員：主席，董先生，現時的情況似乎是一個很惡劣的例子。現時各個政府部門都極關注這些問題，有唇亡齒寒的感覺。我覺得房屋署今次的處理方法，正激化起這個矛盾。現時不單止房屋署的員工，其實所有公務員都感到惶恐。請問董先生準備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呢？很多公務員都覺得現時的情況跟他們較早前期望及支持的改革有極不同的方向。

行政長官：我知道林局長和他的同事一直都有跟各個工會溝通。我知道他們已舉行了 80 次會議，如果還未足夠的話，可以多舉行 80 次會議，務求一定達致良好的溝通。我希望透過好的溝通程序，大家可以達到共識。剛才我也說過，我們希望這次改革是在穩定中求進步，是一項前進的改革。我很有信心可以在彼此容忍的情況下，達到一個很好的改革效果。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想跟董先生說，自從中國大陸開放以後，香港在各方面的競爭力已經開始下降，我相信董先生也同意這說法。這現象在有些行業中現在已很明顯，有些則還未明顯，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香港總體的競爭力，相對內地來說，是一直在萎縮，而且會繼續萎縮下去。如果要維持香港的競

爭力，我們認為香港必須在各方面較內地行快三步，但現在事實上看來，內地的發展步伐反較我們為快。大家也知道主要原因是內地政府採取主導，推動及協助工商業的發展。請問特區政府有否偉大的藍圖，在工商業、旅遊、教育和金融各方面帶領香港進入二十一世紀？現在我們看到香港正進行一些項目，但卻缺乏統籌行動。

行政長官：呂議員，我們有一個藍圖，希望香港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亞洲最成功的國際城市，亦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城市。在我的施政報告中，我也提到在這過程中，我們如何鞏固金融、旅遊業務、香港作為航運中心、工業支援中心這數條成功的支柱。因此，最近我們正進行金融改革工作，希望能夠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更為鞏固。

此外，我也強調要參與我們國家今後的經濟發展。這是二十一世紀十分令人振奮的經濟發展，我相信如果我們參與其中，可以得到很多優惠。我亦提過很多國際跨國公司都在香港設立亞洲總部或亞洲辦事處，可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我們要維持這樣的一個商業中心地位。我們很努力推動這些方面的發展，所有工作都是環繞着這些方面作出考慮。

我們也希望在創新科技方面作出努力，無論是工業界或資訊科技的創新，我們都希望努力能帶來成果。至於中醫中藥方面，我們的政策局正在進行策劃。環繞這些環節，我們努力作出推動。

當然，最基本是要辦好我們的教育。現在教育統籌委員會正進行諮詢。呂議員也知道我們要做好教育工作。我們也要積極處理環保問題。如果這方面做得不好，香港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國際都市。總而言之，我們要把香港的生活質素進一步提高。

當然，我也知道剛才呂議員所提及的一些事項及問題現時仍未能全部獲得解決，不過，我們確實訂下了長遠目標，一直朝着那方向前進，相信日後一定會達到目標。現在我們正經歷一個比較痛苦的時期，如果呂議員有時間的話，我或我的同事都很樂意與你坐下來詳細談一談我們的工作。

呂明華議員：謝謝董先生。由於時間關係，我不想在這裏繼續討論。我希望日後可以有機會再跟你交流意見。謝謝。

主席：多謝行政長官在 1 小時 43 分鐘時間內回答了 25 位議員的質詢。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在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時，請各位議員站立。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4 分休會。